

新文艺随笔

巴山鬼话

魏明伦 著

新文艺随笔

巴山鬼话

魏明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山鬼话/魏明伦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5
(新文艺随笔)

ISBN 978-7-5321-4445-7

I ①巴… II ①魏…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6316 号

出 品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李 霞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巴山鬼话

魏明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册

ISBN 978-7-5321-4445-7/I · 3450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我与杂文	1
——壬辰版《巴山鬼话》代序	
原版自序	4
文学与自我	9
仿姚雪垠法 致姚雪垠书	12
雌雄论	16
毛病吟	20
半遮的魅力	24
《河殇》有幸谁不幸	27
思辨的艺术	30
对联与谰语	34
三终于三	38
小鬼自白	40
小鬼补白	44
读书三性	49
我“错”在独立思考	52

士可杀而不可辱	57
追还道义	60
帅才不及帝王术	63
——简论韩信	
寻找关汉卿 呼唤成兆才	66
——记两首没有上市流行的歌词	
《水浒》主题歌词	73
秉笔直书	77
——为赵丽宏《岛人笔记》作序	
台北识李敖	82
台湾会柏杨	89
蓉城遇丁聪	98
——《鼠年笔记》之一	
威海忧思	105
——《鼠年笔记》之二	
蓬莱乌托邦	113
——《鼠年笔记》之三	

工人群众等于几	121
——《鼠年笔记》之四	
生不入志 活不入祠	128
——《鼠年笔记》之五	
牛棚读板桥	134
趣在法外	135
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	137
学一半,撇一半	138
博与专	139
丑石	140
题画点睛	143
有无成竹	144
砑石图	145
半字美学	145
触类旁通	146
可恶的臭老九	147
平安的诀窍	149

无刺的相声	152
乱点群星谱(十七则)	154
高龄与妙龄	165
——《乱点群星谱》续篇	
明星足球队	168
悲愤投“海”,佯狂经商	171
奇奇怪怪的四川人	186
笔答《南腔北调》	196
“中华影星”在倾斜的天平上	210
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	218
——《潘金莲》遐想录	
戏题韩羽画猪	229
魔术之手	231
画到昏时是醒时	234
——石美鼎画展序	
仙人掌	236
——题讽刺小品系列剧	

四大美人	237
旭水酒缘	239
读者可以说不	244
时评与华表	248
哈哈,圈子	251
——答《新周刊》问	
可悲的“半边天”	253
民谚也是格言	256
——《图说格言》代序	
小燕子现象	261
——答《光明日报》问	
考场思考	264
抓周	267
——再谈高考文科考题“心灵的选择”	
与金庸“华山论剑”	270
与金庸“碑林谈艺”	273
简评司马迁	276

劝君少刺秦始皇	278
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	284
丙戌版·跋语	287
魏明伦笔法	廖全京 290
——评《巴山鬼话》	

我与杂文

——壬辰版《巴山鬼话》代序

我把杂文比作异性,本人儿时就已“性早熟”了。1957年,我未满十六岁,即与杂文耳鬓厮磨。乳臭未干,竟投书北京,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刊物《戏剧报》上发表杂文《广告似的剧评》。又乘“鸣放”之机,抛出杂文《台风篇》、《鸣后之鸣》,为诗人流沙河的《草木篇》鸣不平。风云变幻,杂文伴我同入“阳谋”罗网。幸好当时我未到公民年龄,属于政治犯中的“小萝卜头”,还戴不上“右派”帽子,没有加冕。但同样享受“右派分子”待遇,罚往农村劳动三年。

我从此告别“情人”,戒了杂文。十年浩劫后期,我犯了“意淫”!暗与杂文“私通”。断断续续写了一叠《牛棚读板桥》,藏于箱底,尘封灰掩。1979年,我写戏成名,按下不表。且说1988年初夏,《人民日报》文艺部记者易凯,从我的剧作《潘金莲》中嗅出杂文韵味,特邀我写写“怪味”杂文。我重作冯妇,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

《文学与自我》、《〈河殇〉有幸谁不幸》，获得该报“风华”杂文奖。紧接又在《文汇报月刊》发表书信体杂文《仿姚雪垠法 致姚雪垠书》，引起文坛热议，社会争传。这是我与杂文“热恋期”，“色胆”包天，连续在《文汇报》、《文汇报月刊》推出《雌雄论》、《毛病吟》、《半遮的魅力》等系列杂文。《雌雄论》立即被海内外百余家报刊转载，与《毛病吟》一起惊动高层，毁誉参半。据《人民日报》副总编范荣康透露，巴金、萧乾、吴祖光、华君武等前辈不约而同有过类似话题：“魏明伦是戏剧第一，还是杂文第一？”1989年秋后算账，鄙人自嘲：魏氏戏剧与杂文孰为第一？获奖尝甜头，戏剧第一；惹祸吃苦头，杂文第一。戏剧与我共富贵，杂文与我共患难。待到某公南巡，气候转暖，我和杂文鸳梦重温，遂有《小鬼补白》、《读书三性》、《帅才不及帝王术》等篇章问世。1993年10月，结集命名《巴山鬼话》。应邀寄到深圳优秀文稿竞价会上，一锤定局，以当时天价八万元拍卖成功，创杂文酬金新纪录。嗣后，《巴山鬼话》多次增添篇章，多次再版。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一种版本，一年之内重印五次。杂文不负我，我亦不负杂文。

杂文情侣毕竟只是我的“外遇”，吾家还有戏剧“老伴”。我的主要精力，在此不在彼。年届古稀，偶尔写写杂文，只求少而不粗，例如《劝君少刺秦始皇》。出席全国政协期间，试用杂文写提案，把提案变杂文，例如《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接受媒体采访热门话题，回答畅销报纸记者问。借文化新闻效应，快速广泛传播问答体口头杂文，例如《不差钱，差道德》。这些年来，我貌似与杂文分居，其实仍与杂文暗恋。精心苦吟骈体碑文五十余篇，其中多数，应算作非常规杂文。例如《会堂赋》、《华夏陵园诔》、《饭店铭》、

《灶王碑》、《牌坊赋》、《美酒赋》、《桃花赋》、《纪信广场赋》、《法治铭》、《绿杨村记》、《岳阳楼新景区记》等等。形式学习《滕王阁序》，内涵靠近《阿房宫赋》。以上辞赋类，当归入骈体碑文集。而我的常规杂文代表作，仍是长销书《巴山鬼话》。1994年，由海天出版社首次出版，作者简称“甲戌版”；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简称“丁丑版”；2006年，文汇出版社又新版，简称“丙戌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新篇章补充进去。这次有幸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结缘，龙年出书，应是《巴山鬼话》的壬辰版。

吾老矣！岂敢再发少年狂，与杂文进入“黄昏恋”了。

2012年元旦修订

原版自序

一

蛰居巴蜀小城，半生从事戏文。敝姓魏，这个字不能简化，一半委，一半鬼。姓氏注定委身于鬼，写起戏来便有些鬼聪明、鬼点子、鬼狐禅，总爱离经叛道，闯关探险。于是招来褒贬不明的绰号——戏鬼！

褒之可上《录鬼簿》，在元人杂剧前辈诸公之后叨陪末座。贬之则用铁扫帚打入另册，与牛鬼蛇神为伍。

二

前几年编剧之余，洒了些剩墨，凑成些闲文。写戏是有意栽花，作文是无意插柳；偶尔到文学界客串几场，数量甚微，就那么几板斧。只求少而不粗，短而不浅，从内涵到形式皆斗胆独树一帜鬼帜。

虽是江山易改,鬼性难移,但鬼话不离人间烟火;鬼眼儿盯住多灾多难的中国;鬼胎里怀着一片责任心,几分使命感;鬼头鬼脑思考人的价值,神的奥秘,官的沉浮,民的忧乐,会不会七八年又来一次不大不小的“节日”?……

现将连篇鬼话收为一集,杂文与散文拼盘,白话与文言骈俪,思辨与抒情对照,麻辣与清淡兼容。打个好吃鬼的比喻:川菜特产,鸳鸯火锅。

三

古代杂文、散文、论文没有明确分门别类,统称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演变界定为杂文、散文、论文几种体裁。杂文领袖鲁迅,散文大师朱自清、林语堂、周作人、谢冰心等等。当年杂文、散文一时瑜亮,各有千秋。据我偏爱愚见,诸家散文精品再美,也不及鲁迅杂文解剖人生,震撼灵魂,推动时代,彪炳史册。可惜鲁迅风骨后继无人,谁继承谁倒霉。锋利的杂文,带刺的玫瑰,开始凋零于五十年代中期那个寒冷的夏天,后又全军覆没于那场说来众所周知,其实众所不知的滔滔浩劫,重重黑幕里……

得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伤心往事宜忘不宜记。咱们都去购买一种名传电视的妙药“洁尔阴”——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吧!

四

杂文是个奇特品种,太黑暗或太光明的时代都没有她用“文”

之地。

天下太无道，不准庶民非议，庶民不敢公开非议。

天下太有道，放手让庶民非议，庶民则无可非议。

当天下进入新旧更替，美丑交织，光明与黑暗周旋，真理与假话角逐，改革与保守碰撞，开放与封闭拉锯，分娩伴生阵痛，裂变引出奇观，法制虽不健全却又保持相对的民主……这时代，杂文应运而生。

别说其他，单揭官场腐败，就足够杂文家嬉笑怒骂：追问这种被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所谓“现象”是否已渗入本质？为何其生命力如此顽强，繁殖力如此普遍，应变力如此灵活？反腐败号令久矣，为何老是雷声大，雨点小？反来反去，腐败现象反而每况愈“上”！真奇怪，为什么腐而不“败”呢？！

好在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杂文可以揭示；同时又有一定范围的禁忌，揭示便受局限。而局限，正好因势利导，构成杂文艺术特征之一：曲笔。回廊九转，曲径通幽，味道就在伊人曲线美啊……

如果生活中出现倚仗权势，指鹿为马，杂文家无权无势，只好运用曲笔，指桑骂槐。

指鹿为马是严肃认真的假话！

指桑骂槐是佯狂假痴的真话！

五

深夜苦思，真话与真理是个什么关系。

可否这样说：真话是真理的基础，真理是真话的升华。真话不

等于是真理,但真理起码必须是真话。

当代提倡讲真话的代表人物巴老,在历经多年谎祸之后大彻大悟,归真返璞,叩向真理之门。

吾乡四川地灵人杰,出了这么一位文坛泰斗。写到此,自然联想起另一位川籍文豪——从大佛脚下沫水若江走遍天下,成名于高唱《女神》,鼎盛于疾呼《雷电颂》,终结于瞎说《李白与杜甫》!

从前我喜欢郭沫若青春灿烂,如今我敬仰巴金晚霞辉煌。若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巴老比郭老逊色。若论道德风骨、人格力量呢……

恕我直言,暮年的郭老有些可悲,他用违心的假话否定自己黄金时代说过的大量真话。

晚年的巴老确实可贵,他用掏心的真话忏悔自己灰暗时期说过的少量假话。

后生小子鄙人则可恶,竟用痛心的鬼话议论大人物。我沉重地叹息自己曾经那么倾倒的文豪,临终时留下一个拍“舵爷”马屁的遗嘱——骨灰不埋在生他养他的桑梓乐山,硬要撒到与他自己毫不相干,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寨旗杆之下……

六

杂文别多写,这劳什子惹祸。若从个人眼前安危着想,远不及挥洒散文保险。

杂文多辛辣,散文多恬淡。杂文如烈火,散文似清泉。写杂文非刺不可,写散文没刺无妨。杂文如诤友,散文似情侣。杂文是怒

目金刚,散文是低眉菩萨。杂文逆耳,散文开心。写杂文风涛涉险,写散文安步当车。所以,人们趋利避害,形成现阶段散文热,杂文温,两种姊妹文体发展不平衡。像我这种酷爱并擅长杂文的角色,刚露两手独门活儿,就给自己惹出一身麻烦,吃了许多大亏。换招吧,与其降格减锐去弄那种人云亦云,不痒不痛的杂文,倒不如索性改写散文,玩玩美文,从兹只谈风月,彼此相安无事。

果然一写散文即连连获奖。手捧实惠,口尝甜头。回顾杂文如同端起一碗忆苦饭!

七

魔鬼附身,这序言怎么不知不觉又搞成一篇杂文了!

算一算,这本小集子譬如十个指头,其中九个半取得共识,皆大欢喜。只余几篇有过争议诘难,就算半个指头吧,岂能力拔山兮?大山也不至于那样脆弱,经不起弹指一挥。今夕何夕,《巴山鬼话》想必不会重复《燕山夜话》之厄运。中国向何处去?明白人心中都有数,就无须“鬼话”说穿了……

1994年1月